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熊中文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二十一

宋 薛季宣 撰

書

上湯相論邊事

某竊見國家宵衣旰食思備邊之計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小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食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

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所裁擇而弃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惶懼之至某聞之兵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先為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畧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竊聆邊人之語謂敵之謀内侵者凡有三説其一屯田淮北使我困於飛輓而彼坐收其弊其二分軍並進以奪我之江流其三壓唐鄧而襲蘄黄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説未足深

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汴宋許蔡諸郡在形勢最為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戍單弱往往分軍軼出覘我空虛我軍奔走而趨之其去已遠犇命之役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既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又皆若是日復一日懼難悠久某嘗竊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列屯營宿兵聚糧分戍險阸來不與戰去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閒暇不奔命於敵人非惟

足以自防而制人之衝在其中矣敢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畧條于左方

一兩淮為北門屏翰盱眙濠梁實當敵衝今魏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敵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淝為之衝合淝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吳時歷陽皖城之險要在議者不可不講中流為荆陽之要領敵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衝在建炎間敵嘗出此以襲江西矣其地里比諸州特近又坦夷無絶險宜戍

麻城白沙而以黄之舊州為重使與安陸之軍互相應接比緣兩淮荆襄各有分域此道遂亢而不虞廟堂之間尤所當慮信陽光州亦古重地可以藩蔽德安黄州然而防禦頗難糧運亦遠若以輕兵雜土人而守聚忠義軍輩屯之亦可彌縫上游中流之闕而為之斥候唐鄧四戰之地在我與敵有之皆難為守盖屯重兵則糧運回遠輕兵則不足以自立然我失之則襄郢暴露沔北盡為敵境運輸屯守尤難為力

如欲堅守二郡則方城襄陽之戍所不可輕似聞議者以為無險可憑第欲鎮守唐鄧薄險要而保城郭切恐用騎之地尤非我之所長德安北接隨唐東黄南鄂西接荆郢亦江漢間一都會也其東北有三關之險道皆出於信陽而大寨嶺為平易其南舊鎮直黄陂及舊黄陂州為不遠西南徉落乃德安漕舟屯泊之地泛涢而下不三日可達武昌鄂州雖德安屯軍亦在其後此不可不虞者荆襄上游之根本吳蜀

咽吭之地國家最為要切嚮來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既移戍於邊内鎮亦弱由棗陽以涉賈墪取荆南為徑捷晚唐黄巢葢嘗出此而内鄉順陽西接嵩洛最為襄陽要害亦宜豫為之防金屋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荆梁之間一控扼也國初征蜀嘗由此以襲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士馬入蜀甚非良算今其兵力章衆更宜為之區處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為調發

一忠義軍士率多淮蔡間人與敵結怨既深必能盡力於我其將非武勇亷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多自負其長不能彌縫上下故正畢諸將好攻其短正須曲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糧餉不免剽掠取資以此失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朝廷熟議裁處

一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溳而入安隨二水通流則轉輸無閡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水秋水

涸漕舟不可上通濡滞轉般費廣而中有不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役及於民役民運糧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若爲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於江口一歲之食必令及春而辦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廟堂察之

一某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縣之兵蓋與國兵爲二一專爲守一專爲戰則事集矣伏

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為重大軍一去無復堅城夫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矣某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健涉歷世故頗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少賦入蠲其田租畧以陜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之人自為戰制其勲賞一同正軍亦嚴邊之一術也比年議者稍知措置保甲及山水寨然初無豫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以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鼂錯之策似可施用於今如蒙朝廷熟慮而急圖

之使其塢壁粗立平時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衛國家既收其用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為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為寒心嘗論沿江之民習於舟楫之利如能蠲其傜役使水手自為團結立之部伍假以舟船以時肄習而無害其農功使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懈則數萬之衆可以不費糧餉而集異時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助也然此非廉幹之吏少

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辦也不然徒為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伏乞鈞照

再上湯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百餘里行商絡繹又嘗轉輸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葛王當海陵屠翦宗戚嘗三以計免包藏晦迹遂成纘緒故海陵入淮甸時已稱尊燕京能綏行者之家除前苛虐之政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戶二十七輩張忠彥久不受

代乃因盃戌而代之陜西之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濶略從寛凡邊事所當施往往不俟申請而朝命已下故雖稱尊未久號令頗行其大臣惟張浩宋滿最為舊人其餘如蕭安遠麻都監耶律元帥二韓將軍之屬類皆拔之小官不次而用蕭等皆佼佼後進知向慕仁義以立聲名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計非萬全不動雖非尼瑪哈羅索等輩然亦未易敗襲中原機會未有間罅可乘諸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

不能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悅其上故如符離之役金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其意而淮南顧不知之雖以其之愚亦嘗為荆襄督師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於私意故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也況當講戰未定其間何所不有又況今日之弱由前日之和自古國無外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主之所難故嘗有害而無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以前此數事以為南北之勢已成中原不

可復得是乃不知義命之論徼功輕舉又為非計某謂方今將驕卒惰邊障不修備禦之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朝廷所當慮者竊嘗論為邦之道自治為急敵之强弱非所當問又况敵情深阻易為驕怠我能為自强之計政事修重材用名實不戾刑賞有章則夫機會之來庸有窮盡伏惟某官圖維鑑念以為天下社稷無窮之計去十二月都堂新有敕榜頒陳邊計泄事機之禁某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

鉞今也犯此兩禁以瀆上公未見顔色而言其為狂瞽愚聾甚矣然某竊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談靡靡徒亂心目事功無補亦何堪用然拘牽諱忌又非士夫之節自非在上者以天下為度心無適莫而洞照事情者亦不足與言也間者某不避僣越妄以邉事瑣屑干聽方懼得誅絶之罪伏蒙其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既去雖不及親足見其開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下自負其心矣然此所陳事狀似談鄰敵之美在蚩蚩

薄俗搖手知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輒露悃臆而索言之者誠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體國樂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為軟美之態此等情狀竊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哉如某又不敢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敵豈為經久之計以故忘其微賤冒昧而陳之耳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人之為言胡得焉此言大人君子不間寒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其狂狷而來芻蕘之末論覆其瑕疵而勿

為人所聞知此區區之願也干瀆鈞聽某下情極恐懼戰慄之至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於鹽車顧伯樂而一鳴立能為之增價寒谷之間不生五種鄒衍為之吹律坐令和煦生春士之遇合於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伯樂不值鹽車馬亦不鳴谷寒如故斃於車下廢為不毛理所當然知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致和其識

足以空羣拔驥而我未免鹽車之戹處幽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頓額求伸廢弃於時亦其分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爲之秋其才雖不足以一日千里至其自許猶不秪於駑駘然方困頓車軛之間谷於窮寒之地有大君子以道光明於時開物之功鑒裁之亮非直孫陽郄衍比也又恥一民不被其澤樂汲後進而爲之吹噓不爲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脫於困窮之地此其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謁於典客之前也其東嘉之鄙

人耳大父某官於先太師復有齊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棄諸孤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顓蒙小醜曾無足以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免無師獨學無所依歸終窶且貧不免求仕鄉者奉祠竊食信為蠹耗太倉居閒得以讀書要為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竊思有以榮親之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文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非所捐弃士蒙一眄之遇則能立去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

倍未足為擬也為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踴躍陳書惟
其官財擇

與陳左相

即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實相之鈞
候動止萬福某涛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陶之
內都無棄物雖如樗散亦有瓠壺之用落落難合終不
忍捐其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牖間半面之雅得之
知識者已蒙鈞慈聽聍之旨厚甚收名亡補重惜其去

行不旋踵而弓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於古惟名德之相所以進豪傑之士者如此其小醜其何足以當之顧今英豪未聞盡用雖曰聘王致士先自隗始旌顯卜式風示天下其又非隗式之賢獨蒙惓惓如許緇衣之好將無示人之不宏乎竊恐不肖之進賢者怠矣顧回兹施推之賢於其者庶幾周士濟濟上格聖心以興底平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敢瀝肝膽仰干鈞聽其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陋不能有所裨益改秩不謝

大為人士所非今猶鄉者之人才不加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已也已具劄目仰告廟堂得蒙數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愛人以德鈞慈念之其前詣闕庭伏蒙禮遇甚寵請違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黃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不東以為閒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聞冊拜只與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顧不復陳素蒙知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耑詞候不敢自同衆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右相

其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伏遇元戎督視關陜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津步夙仰聲誼遂獲一覘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縣諸將迎見於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艕而坐酌以巵酒出示地圖雖悤悤拜違接餘論之末欵然蒙鈞慈禮遇之禮意蓋不與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同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於額者仰窺所以制服諸將式遏亂略

參功微嗇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藏亡已嗣以名位
懸隔道路阻修詷問之函從不復貢雖聆大拜亦不敢
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
陸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以為近世之所無也敢謂
精意人物不遺菅蒯茲者洊蒙命名實出造化鑪錘之
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非分得之秖深媿仄顧今異昔
伏念之某既蒙特達之知詷候之議不敢自同疏遠之
士亦紙奏記敢冀鈞誉

與梁樞密

其一介寒遠前此雖仰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於上特達之知近所未有此風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於精意人物不欲恩出私門人非識面不族有求而舉初不之告自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為度者未有是事求之前輩政可一二數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名豪傑之士其小醜其何德以堪之迺

者游被亏掐又出造化財成之賜謄言感媿銘在心腑

云云某間者入都纔得再謁門下仰瞻鈞表以慰平生

敬仰之私迫行雖一告違適當謝客屬朝辭已越日不

克留名遠去門墻每懷悵惘自以閒居遠外不當通記鞏

下達官故雖恩門亦廢承問之禮側聞貳公之拜云云

參寀稟目

絶不奏記隔年矣丰山之仰徒切下情伏蒙希世特達

之知必不以苛禮督過之也即日春晚喧妍恭惟論道

調元寅亮貳公夷夏邕睦有神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屛幪敢有誠懇某屬者伏蒙甄陶引拔猥有審察之命一時同名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顧慙羣彦屢伸終任之請仰荷睠憐敦促數四三公之貴降意下士之末列兹事行之逺古爲徳之盛寂寥久矣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内顧凡庸何可當也矧士之求達人情所同如某厭於窐縣之難寧不願爲時用而復逡巡遜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已未誠苦乏感物之誠曩者

蓋嘗賜對蔑有補於聰明雖蒙采録豪末之言又為有
司析言沮格懼涉崖異受爵不辭每一思之泚焉背汗
上念聖主有作名宰輔相方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以
備使令俊乂如林固不乏用其腹背之毳無與重輕進
備一官竟亦何補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徼動
九重有如少感聽聞謂亦可為賢大臣致君一助其雖
退而窮處所獲已多況未為當世棄材不為無補於政
此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所為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

前輩進賢不進不已之意其褊迫之見尚願取其一端況其久次食貧鄉於之官道中被召因客異縣困不能歸其秖古人婦兒無褌不韈之窮不過是矣常熟當上以有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羸數千户外應營築饋輸之繁内事戰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不以罪斥愧負已深代還十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劇縣其可以虛愚妄處之邪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食室家蟄蟄所不免者尚仰禄耳

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一賜敷奏獲如鄙志其為終始成就大矣干瀆鈞聽某不任栗栗未有階云云

張樞密劄子 不克上明年復用卒以前章祗之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玩常不以為辱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為世嗤鄙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頹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所以上當

主心下副物望者在規模中自有次第誠非晩生寒遠之所測知然此任為不輕矣宜當大有以填服天下非為人所不能為者不可也某嘗謂今日之事紀綱為急不庭為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强之術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某狂易僭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其昨以餘論吹噓之賜洊蒙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曩嘗薦對無補衹冒寵章欲進趑趄屢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敦促

數四所求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召於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交攻趣召且乏桂玉之資窮處固無糊口之計困瘁之狀不敢縷縷瀆尊令常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間某以有上須恩旨難以專輒交政已具朝廷公狀丐一祠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特賜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沾寸禄一家免於倒垂之急不勝大幸

與王公明

伏審光膺綸制填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慰切以首善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著者不居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翼翼之化極于四方然後拔諸禁途引以自輔以服天下之心邪某蒙睠異常兹叔祖又得交政於大君子聞之私喜明發不寐惟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上接下百冗紛沓方叔祖之未至其為之者非溢之以嚴猛則或幾於近名黯瑣常才又所不到曲相承奉怨起寒凉事君以

忠難能彌甚比絕不聞二漢之吏良以此乎嘗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情可見何至乖違凡絕物以干名旣為賢者之過依阿骫骳又非君子之所為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遇事不苟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跂及前人萬無是理某官囘翔之久夙有政事之稱處之裕如自其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翹想於恩舊之門僭越輕犯死罪死罪某伏自拜違台範涉四歲于今矣前時拜書自蒙枉答之後又復不

敢徒以牋記蕪塵聽覽其為仰止匪懈惟台慈幸察其衷其率意輒以鄉邑猥事拜禀大非獲已天下榷酤久矣永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户酒法行之於州閩中初不賦錢令以田賦酒禁之弛惟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便之其始亦謂可省私釀之刑詳之乃不大便酒額止敷稅户郡中所以處之不疑然而此法一行上户必専酤榷之利中産尚可貧户但乾出錢亦欲為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用單窘何能

爭利於富家平時富家猶或强以私醞賣與貧民況復
貢有田賦肆其裒斂必將自此公行賦錢以率計之是
為加一免役之賦民若不供常賦則今未免督之以刑
市人日得錢酤是益其過以是為省刑罰將無百倍於
前乎稅產移割之不時則又有無窮之害溫地不宜秔
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今種糯必廣飲酒必多民饑且貧
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又未易單言唐晚有博徵之科
以鹽與民易帛今鹽絹故在也縣官以復催鹽萬戶之

酤安知異時不類是也為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其雖舊曾相識然絕不詣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數日間不免從卿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請于朝敢乞一言之重達此意於版曹漕使其為陰德甚大萬告不以人廢言也

與劉樞密

某伏蒙鈞諭奏劄副本謹繕寫封納首劄上劘君德在廟堂無可施行既不付外敢乞毋示於人其被召而來

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所感悟負於鑑裁慙仄多矣如某世味澹泊素無改官之望冒榮京秩實出造化然而涓埃亡補誼不當受猶賴第三劄子降出辭之恐非人情寧受傷廉之譏不敢不拜敢望鈞慈鑑念力為主張行之勿使堯舜之民尚供無業之賦為施甚大某叨竊不為無名

與王樞密公明

某伏蒙鈞諭同上某狂妄無庸於恩地初無一面之雅會

遇東鄂已荷特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被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為之目其非不知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感動天聽涓埃亡補實累知人之明亦復何言猶幸不失品題之意而已其之疇昔所以趦趄而不敢進者正為此耳冒榮京秩茲其平生夢魂所不敢到今也既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座之成就其者顧不大哉懼涉近名之累不敢復辭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嘗思為門墻計欲救今日薦其之失惟

有多方收拾天下英豪之士非其所倫擬者置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雖有其之玷不足言也

與王樞密公明

某茲蒙鈞衡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縣之寄慙顏如甲感切于心念一念二日繼詣府第請違少㱚謝悃承以劉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俱不勝歎服此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行雖不獲瞻望鈞表乃心不無悵怏然而與茲偉觀在門下士與

有光焉其僕僕而來亡毫髪補外補而去行已淹遲昨既朝辭不容更留輦轂之下度量事勢見恩座不得其職必不久留此者聖眷方渥殆將即日大拜禮成皆在旬日之外其留俟則固不可決以去就之誼不免遂行引領崇墉不任依戀惶恐之切不以三公易介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況治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於元臣者義命之重惟樞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狂

言僣瀆幸加寛貫其方得小官私謂不當無故通問宰府自此起居之問必無由上達然某久次失禄邈然未知餬口之計前此幸逃曠敗知將得罪無疑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遽辭旬月間恐不免有岳祠之請豫此陳稟尚望賜陶鑄以便其私饑寒而得衣食之資賢於萬鍾之賜矣其前日嘗草具一劄子欲以仰補聰明之萬一漫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聞又聞韋叡之蹟淝水可以灉合肥眾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有不

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幾鈞察

與王樞使公明

迺者一辭墻仞綿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絶主書之問匪怠也謂當然耳觽船西泝略獲迎拜道周恩恩立談遂成萬里之訣仰蒙恩顧情若睠睠焉者何物小子而獨得此於衆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達不克瞻望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知棠陰憇息何地鈞用何如即日熚暑庚伏恭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自天降康鈞候

動止萬福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陝布宣君德撫接戎夏宜當有以塡服人心慰安黎庶施實澤於下者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目茲盛西首歆羨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竊食京廩雖僑客異縣甚窘而未及於窮餓者餬口之計實為有所資仰剡惟改秩之望不萌冒次久矣得之非分豈不知所自哉此意此恩何所論報比者侍郎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惟小朝廷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取無似

側迹其間竊知賛育甄陶在鑪錘中靡有棄物其小醜將何以掭仙舟之望然藥池清泛其誰不欲跳躍從之况蒙啄飽之私誼不憚逺所恨牽於孤弱勢不得西鄉來迎見之初嘗以此面稟矣受之如此不當顧行迹之間即其當時可以參陪從騎縱公之不見命固將自賛請行且三川多才寧少若其者公行永久想袞衣非䞉來歸溲勃鼓皮固已為藥籠中物大冶之鑄何遲暮之恨邪上負恩私不勝怏悒媿畏之劇蜀漢事難豫度不

敢妄有塵獻參相雅高人物之鑑善於通達下情敬恭不怠而重施之綽綽有餘裕矣天下實幸

與王樞使公明

某自毗陵驛舍請違誨席兩閱年歲徒劇山斗之仰而跧伏村疃無從奏記主書中間叔祖侍郎嘗捧鈞翰伏蒙賜問蹤跡欲以賓筵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以受知門下類非人力雖有憸腐讒射無能間鬬其間睠注之隆日以滋至郵置之語未售蕖池之辟隨之此意此

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戚寄叔祖附遞少敘卷卷
謝悃數日計筭意謂已闕聽覽經年之後其人復以見
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易達自此絕意不敢復興拜書復
伏念自處踈外之地不識鈞慈能諒之否其無似之蹟
竟緣借重九鼎福唐丞相先以邊鏁論薦自顧凡鄙無
以仰稱所知待闕十年家貧急禄又復前對無補尺寸
叨冒閫歳有半七辭終不得請丐祠不許敦促頻至而
代者以過交期求去不免强顏以朝蒙恩廷尉典書誠

出厚幸狂疎且負素飡之懼媿赧殊切寵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顥秋澄肅恭惟華軺徂齊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動止萬福諅比者伏覩抗章有請頗聞鈞用少失調養不勝詹念惓惓然以天佑善人定膺勿藥有喜雖差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毉藥為望茲者伏審光膺顯策進陟元樞秩視三公顧未足為恩地慶然而文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真夷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抃躍之私誠亦率土

溥天翹首之冀關陝吳會各天一涯隃度既難其不敢有狂瞽之獻乃者傳聞嘗建出師之議此固道聽塗說要此一著不容再錯敵情何若惟審處之為宜儻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以騁無異樞使身任天下之重願無貪欲速之功宏遠規模毋俾終潰于成則宗社蒼生之所仰賴其狂易僭越復有人物之獻欲以仰報盛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資守鄧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皆不喜于衒當路知之

者寡其雖未之識然於朋友之可信者聞之為詳有如鈞慈采訪廣博必能得其為人拂拭舉之或儁一鶚二鵬也人材難得毋蹈不先之悔無以仰酧知己輕言是媿邈未有參侍之便

與王樞使公明

即日仲冬作寒恭惟華軺同轅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其春首齊安竊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識關鈞聽否還都竟出遂失嗣音依仰門墻不秖川東斗北之為

顯也茲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衮衣歸有識顒顒日俟中台之正其為慶抃非時門生故吏之惓惓旌旆之東跋涉勞止未審次舍何許不勝翹跂之誠昨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狀所立至微廬黃官莊安集都不逭七百戶壽春賑業歸正亦三數百家流移自占與客於大姓者蓋無慮三千五百家言之靦顏誠懼不稱聖君過聽職秩皆蒙超次之寵雲川剖竹尤為非據自惟無以取此於上實由造化甄陶之素故獲叨冒之牽聯耳心

骨鐫銘言不盡意顧如吳興近輔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數易法度蕩然府藏空空訟牒紛至綿薄無似强顏居之恐累知人之明日有曠瘝之懼賴雲天之不遠怦㦬猶有賴焉顧賜成絲無大之幸元圭造朝定須爰立以聖君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平之基駸駸方立然而為治之根本要在樞臣之正衆賢之多此事之難方勞廟筭其叨與下客之數謂此不可後耳敵勢見聞何若料須已有一定之規模其諏度淮壖所覘人情

事力曾不若昔時遠甚大將號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啟沃告猶惟覬重之謹之而已人之患在貪官爵故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累故敢言之妄言愚贅誠出狂奴故態樂以善告亦思報之萬一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漫以亦書迎候輔垣益近自此聲聞當日通矣區區慰抃之私未可以筆舌陳也令親陳聖功縣丞吳興見顧一書附貢并此申納未占覲侍履舄惟祈云云

浪語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二十二

宋 薛季宣 撰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其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勾踐揖怒蛙之臂士為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於人心施諸功臣焉有不格恭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寃天下知與不

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報效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於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雪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則亟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賵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恩數親降蕭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為子孫之利則為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

復典彝官其諸孫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於飛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於四子斃於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於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為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録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修短金兵南侵金人自為岳飛不

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朋飛不反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於釣重建言宸極在乎謦欬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其䱐生晚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為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為一言顧飛已死何有遊說徒為國家惜此舉措不厭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寃而取衆怒不若不為之為愈

也行府信能終始兹事史策當不負人人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兹舉也况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爲善惟鈞慈濶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越次上干掌客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

之禮優出倫輩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有知而不言實為負恩於下故敢輙盡底藴仰觸鈞嚴其昨饋輸信陽自黄陂而北地形平易實所備覩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古之三關漫不復守仵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兵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為可勝以待之如仵落東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其自孝感而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黄

既無師衆德安又弱如此使三關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敢圖之竊恐無以豫備不測萬一敵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之相持別軍取仵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則武昌夏口為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來為區處否至於黄州一路去歲申稟已詳更乞鈞慈俯賜照察干冒僭越不勝戰栗兢兢某竊聞行府非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兵日急區區之見以為此行猶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守德安東防武

昌以須成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如幨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帥恐失事幾愚瞽獻言敢乞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以無敵於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可立未有四者並棄苟安朝夕以待敵人之自斃而事能克濟以終得志於中原者中興以來是為極弊昔先大夫

右史嘗為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不素定安危付之一決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為朝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彌甚國之兵力況加怯於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為寒心喪氣廢寢食而憂之也為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東西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帥宣慰非公相則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舉不幸事出慮表再朞之内劉錡東弊吳璘西蹶淮蜀為中流之

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參政相公威德貽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寄可謂獲有所托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敵騎萬羣飈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敵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虚驚南備北我師犇命之不給而四顧纍然亦有可憂之勢矣事至而慮慮將無及及今先事數月不若

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為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於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某寒賤晚生初無片善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辭違庸敢不效其碌碌以孤恩寵於黃扉之下顧敢輒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於中者仰惟某官陳之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絶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熟思設為宏規以澤天

下則凡覆焘之内均服玆賜豈惟某一人獨被帡幪而已思報恩徳不知言之淺深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與汪參政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歉然迄今四閱月矣依仁仰徳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下人凡鄉也竊食樊楚得托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意良厚殊非庶幾之所敢覬此恩此報何日忘之昨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即欲僣具函牘詷問興居而

家貧乏之人百冗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邇辰不審鈞用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與數會此不可為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觀也大人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留固非所恤某官鄉秉鈞軸視師襄漢適當北馬南牧之際蕭劉二冠跳梁邉鄙當時諸道負宿望擁重兵者犇逃逋竄之不暇某官談笑而却之如吳拱之棄襄陽自非力障頹靡則上游之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

變故之後人情安於故習其官力主大義屯田襄郢實為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衆人之不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蘄陽拜侍其官固已言之洞識幾先世所無有豈呫呫口語可為輕重君子不可罔以非道公論行即自明仰惟深造道真處之當裕如也其自歸鄉關雖人事日接塵坌可厭而無在官役役之念始覺此身之為已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静乍然自適乃人情之常何足為某官道然辱眷素至竊敢及爾敢乞鈞

照其窘於寒饑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其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車騎未發尚當取道丹邱拳拳之誠併圖面稟

與汪參政論邉事

薄聞敵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倜倜軍無儲粟援兵理不可緩觀敵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深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得不以為虞光黃鄧屯兵不多尚當益備不識麾下諸將嘗有

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坐席接以温言使人人自謂己親可以收其死力仰惟寛慈謙厚於此端不待言其違遠匪遥所見不敢不盡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鈞屏伏蒙譾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為過分重以燕犒勤縟下情不勝愧荷之私自為一介晩生初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顧遇如此逾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誘

掖後進雖菅蒯之賤樂成就之無所捐棄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爲盛美況能下士而又假之顏色實爲曠世希闊之事力振頹風知有人矣如其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爲當今之士得所依歸爲喜也息息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墻惄如饑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問遂闕如也息惰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辱睠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之也即日中夏炎溽恭惟浩

養琳宫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其區區之迹仰托鈞
庇切自夏初旋里即欲走介詷問興居偶家室暴病頗
危遜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
之下也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
遺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
私以權相軋邉庭備御因玆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
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
矯俗而已施之於時未見其益敵情大略可見顧皆以

愚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帥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概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此獨事之細者又如議棄襄鄧退軍鄂渚雖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横雖少直辭取怒然其議賴此而格況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其官既去之思不殊召伯在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間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嘗為某官詢訪異時飛

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於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於己故率意而騁采之輿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道理必有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顧惟受知門下茍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屛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希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某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謗生觖望理所宜然顓蒙之心以為不若一切不見之為善也况為大

臣方釋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
自非却掃杜門謝絶郡縣小禮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
其蒙被眷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其官
廉節素高曾何足為盛德累在其出入門下聞之不敢不
稟鄉非無容廣納雖某亦不敢言也伏惟鈞慈是監是
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某官至誠達道簡在二宮
召冊之頒匪伊朝暮此士夫黙首引領而須者參侍尚
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為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留守明遠

竊聞北朝講解議定誠可以寬目下之急在國家亦一幸事雖然敵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平居無事鮮能推賢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之慮則必逡巡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竊惟社稷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威著固無加於鈞望異時委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祏之幸徑還國東格天之業由中及外盖有不待言脫有事如前慮則今莫府部郡地盡江表循江以

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不豫察者帷幄之論想以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於廟堂疏遠之臣然猶有不能自已者妄陳瞽說敢惟不賜厭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敵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事者偷為一切之計充饑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力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蘊上之正君治國內清朝廷下之澤物仁民塡安華夏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

淺俗之夫類皆見不及遠方邉陲無事則趨時鄉背歌頌昇平一遇兵興則又髙談克復其說信美然實非今所宜至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鼂錯何承天之所建白似可施之於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自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於探討政府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衆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之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其頃自丹丘拜狀之後跧伏里閭間便無從復奉記典籤中間嘗以姪子沿牒江東寓書以行而已得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衮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為旅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衆人之後況小官待次宜當自縮輒以姓名闗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絶主記媿負何言徽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切于衷雅蒙度外包容必不以此為過比者伏聞超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睿眷方渥顧欲倚為社稷之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

咸謂數十年來茲事罕見詎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其雅曽出入庭所伏蒙睠寵隆至詠歎喜躍豈易倫哉然而區區之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於衆者欲遂緘默則思異時受知之厚茍為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自屏絶故效悃愊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之所為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掩覆恕其狂易伏自其官趨拜歸詒始以十事要説九重雖古大人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遲台席

之正乃聞尚綰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明謨堂陛密勿萬幾必有至親至深非天下可得而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曾何取於文成房杜之門哉竊維自更官制以來右府不置大使間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躐為之蓋前此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在其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為留處彌見從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為明良之

會與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焉誰無功名之心於所不可則當以禮為重雖古明聖寧易是乎日者獻替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間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官固優為之不然日又一日勲庸未著善人失望易咸詆訾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為不益於人即今日以覿方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棄堂下之說少加軫念所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頗

靡之俗士夫以言為戒受人虛己居顯位者尤切難之
其非以舊沐大恩未嘗以言得罪仰知其官包括之量
安敢及此率然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
廓果能鑑其狂簡也邪未見顔色厲切薰心殘牘常儀
徒為塵瀆不敢以此干床伏乞鈞照未期侍見伏乞若
時體道懋毓太和以為社稷無疆之休佇調中鼎慰此
黎庶不備

與汪樞使明遠

梅霖蒸潤恭惟浩養琳宫優游里第天實相之鈞俟動止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難進之風高視前古仰惟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賢雖以建功立事而聞人名士眛於幾微怵此空名失其所守用掐覆餗之累者其亦衆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睿眷方寵中鼎虛席而能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雖雅不知我公為人於此無不心服稱歎是可賀也雖然君實去矣如蒼生何踈遠狂生所以

為時而喟也伏自釣旆分正別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
專介詗問起居嘗於便中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
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某以寒微不欲通名相府且謂
旅賀無益不復上牋後以淹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
論某不敢自顧形迹竊嘗奏記仰賛見幾之作迄不知
浮湛未審果曾干鈞聽否意者某官進退之節上通神
明天方賜予善人故非悁悁寒人可得而與微蹤寢若
疏外愧負多矣惟有拳拳之誠未嘗一日不在屏著之

下也鈞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剏食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戰艦疏漕溝閱步兵教强弩雖未必誠是然以人情料之必無久和之理何者前時所欲必隨要以信誓彼尚寒盟首事不以為難今雖屈意如前閒鎛多矣其主沈鷙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必以我為厭於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彼之事集它時大舉不為造端覬其纘襲之謀亦足以見其謀慮之深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

匱今年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尚可過此柰何其官之去闕庭德望彌洽袞繡旋返斯人蓋翹企而俟嘗論平居少事從容難于用賢恐懼之求進若寘諸懷者其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粮食猶可隨急取辦所深患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官當事比之棋弈動民於靜故謂當局者迷頃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勲業聲名隨輒掃地其官碩德重望為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恝然於世縱公兼忘

天下天下將即公矣均逸居閒無非暇日是可盍懋經綸之業稱量人物茲也其時無求備於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近來責人太備掄材不審位寘乖迕故不聞有適用之才其以為從政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絶利一源則雖聾瞽之人視聽猶十倍之蓋以驅羊而使堯舜曾不若一小童韓滉掌鹽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揺未嘗旁睨而語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

擅出入者用人如此世寧有棄物邪今誠收録賢傑它日隨才之用將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醫所以收治之效者以其蓄藥良備且知所以為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葢如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雞蘇豨苓有時而帝視之闕用乃見其窘然則藥籠中物儲畜可不素邪相公稱物覩人近同衡鏡而某又言之者實有望於勉之吐握之勤惟異常以自廣法聖虛受如此公豈久外者邪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賢退不肖下攘外侮

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旁觀者見事常審其何敢自謂之知起為蒼生真庶幾於大人君子而已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狂僭似教大匠之斵不敏之責亦惟寛而察之某歸自武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閭閻曾無官守之責得以修理舊學良有樂處然子姪皆已及冠食指猥多伏臘不供久無禄食之助今待官次尚兩年餘為吾者殊若可累然思世廕即不我逮葢未能無妻子之畜以斯自處亦聊可以安

負雅辱睠憐故敢道其蹤蹟未期承望几舄伏乞為時為道保合太和顧俟袞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舄倏忽三春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迺心瞻跂朝夕以之伏自分正别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克上通後承牢讓機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聞琳宫得請復因洪丞相堦許教授僕附問起居既邈不知浮湛府第逾遠家貧不辦遣力有同自絶恩門畧其迹而察

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即日炎夏鬱蒸恭惟弭節維藩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竊以兗陵古之重鎮於今輔郡之雄非朝重臣無往均佚玆地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賛相彌綸之才誰踰公者剖符尚爾豈聖時求治意邪袞衣之歸想不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几格之前嘗謂於民為親莫如守令令職卑賤制不由已為民夏屋惟守能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其為守郡一也撫字之職寧當有

二事哉邇來貴人守藩移於崇高之習養重絶物比比有之平易近民所未之見責以吐握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物接則於利病何所聞知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為姦發政動多過舉人情赴愬無所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之道期之豈惟處已之過民社之寄寧不負所託邪樞相出視六師内顓樞轄待人接物尚乃温温其恭以此偃藩謙尊可想而見卷卷之望猶顧常以周公自廣戒於諸公之作

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間於其間矣比年理財諸公設為奉上之說侵漁至於竭澤郡縣習以相高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為國深計可為憂之所賴名臣力變澆俗嘗論下苟信服財且不勞而辦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即掊斂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其前拜番陽稟目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涵濆聽聞不知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於金穀之間則於其他勢不暇講

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揆之事勢寧久外也在藥籠惟幾多所采納以待他時之用立邦家之基其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誠好善其亦何敢忉忉怛怛至於是邪

與汪樞使明遠

春間使中伏蒙答賜鈞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然惟丹丘請違忽復六歲引領墻仞有同川流百折而未嘗不在東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

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譽者尤為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葢非衆人擬議所到大賢居之固裕如爾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為有望焉甚幸甚幸即日仲秋鄉涼恭惟黄閣燕清宜民豈弟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樗散之質曾無毫髮所長固已絶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對冐榮京秩顧惟學術淺陋而於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悟天聰秖增媿惕實王樞公明之舉其為睠憐推挽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

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趦趄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延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黽勉此來叨竊靦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之待幸脫選調言之如無厭足矣久貧失禄亦茫然未知餬口之計前此精力盡於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憐敢抒胷臆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

一時之選也天下任重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辦王樞
雖有大志朝中號為得君以其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
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邉防備禦羣吠所恠至以
用兵迎合非之徼扣其端不為無意於戰其嘗謂以中
原為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為便可復者不明乎
今之勢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子然孤立人主未相傾信
而能勲業成就古未之有國力如是其能濟乎其雖嘗
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實主道洽能為天下發一言

乎其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于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袞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於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爲斷使天下有靦焉仰知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說舊相以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今中鼎虛位負物望者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涉於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財擇

浪語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丁邵經

浪語集卷二十三

宋 薛季宣 撰

書

淮西與周侍郎書

某去歲之秋趍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强相拔拭延譽於諸公間留宫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

其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友朋洎假節之行凡所以為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啓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以加此交情之厚殆未之覩其小醜何足當盛意耶自媿妄庸魯之一言之助慊焉内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置拜狀皆不克闗聽覽兒姪以都不知台斾所往盡留之於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知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

不及送聞之惘惘宜蒙不以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為賀雖然晉公去矣如蒼生何其碌碌疎賤甚恨不得追逐衆君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即數月之後遂當求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都輦獨行踽踽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為難耳齊安合肥賑贍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戸餘雖萬計皆容食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

强狀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括取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予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意以為如何其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禾稻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文具之事雖有所不免然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别無可著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李夏上澣或可東泛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恩媿於期望多矣傳

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因景望便郵伸問啟處庶幾必達不暇郵浮沈也令弟光膺名節伏惟歡慶其未被斥汰尚可求侍都輦慰懌之至台眷上下伏惟均受繁衍

與張左司書

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間閑台候神相萬福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於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巳歲其備縣鄂陵伏遇元戎即鎮金陵得迎拜於廬州江步

時巳昏暮伏蒙畧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温言慰藉詳問存没區區感戴鑒寐不忘伏自忠獻薨背其僻在海瀆都失犇問徒切慊然比年待次毗陵日聞左司以道學為諸儒唱嘉猷悟主幾振吾道非獨為先世私喜實為善類公慶其方辯審察之名雖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朋陳君舉輩仰荷予進獲聞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力相汲引其自顧觸藩之久懼涉其怔又僉承教去夏遂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

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宜春行次苕水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則鷁舫已西到都乃知誤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此彌更惆然合并之難一至於是然而千里明月奚遠近之拘耶其自去秋中備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充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當路是後弗敢復見至前忽蒙假節淮西息息徑行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既已賑之無及而淮北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黨與强盛不敢顧身三以

實聞僅能寘之於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俊民收流移之未業者為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戸其餘土人招為客戸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戸主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知其累所甚為朝廷歎者荒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謀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聖恩過厚職秩皆蒙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若谷偶吳興闕守驟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

誠劇畏慄而在一身出處私計雖自爲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郡千瘡百痏甚非綿薄之所宜居況又蹤跡見目於人危如秋葉吹竽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耶念未參識宜當道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蘊庶幾有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已無惡無必於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益於事秖招謗訾適以害道甚矣要當深思密

用退藏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于斯乎辱以聲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至懇至祝其復有少稟先正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裏之要輒欲就乞傳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眷上下均受如山之祉凘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去就之誼未知當作何處且欲為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其過萬乞疏示承悟邈未有日敢祝加飡進業行以大學光明於時

與朱編修書

其永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其少失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於婚宦家學淪替掃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亟治之將墜痛策駑鈍料理書學雖夙夜兢兢惟憂間斷其如天資凡下易為靡闒狂奴故態每每投間而作自治不給乃與事物應酬方寸勃磎動輙傷事士夫喜以自聽謂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思得有道取正倀倀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甌閩作成善類鄒魯之教西洛之學彷彿尚猶見

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於此喜幸喜幸所恨一官匏繫顧摳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之況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一之書疑於無因而至念托士夫之後盡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郎中景望其所畏事者林擇之學於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獲交於擇之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求教幾自絶爾在禮士不介不見兹其庶幾焉者琢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某不

自詭交之淺敢有謏聞之獻伏畜明揚昭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此固足以廉頑敦薄誠近世所無有區區之見竊有所疑仲尼出處周旋甚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以為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過厚蒿目斯人不一援手捄之此遯世絕俗之士意非執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於醫國者為能再生之聖人於魯定衛靈未嘗不切切於遇納約自牖要非一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於秦漢之

後也其守身不固已失足於時矣通記之初乃效鄙夫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為係去非晚伏幸念存湖學權輿於胡安定本朝人物之盛由來造端於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其假手無術日夕疚於期會困於鞭笞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知何以處此惟幾不屑教誨或能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當覿見一洗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于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即日新春尚凜伏惟養蒙黨里自天祐之台候動止萬福其仰德之高聞風之說於今葢有年矣以無因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敢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宜蒙誘掖之意以故忘其愚且鄙也輒冒貢以尺書仰蒙大度納汙不見誅絕教翰寵答慰藉勤拳自顧何人奚以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喻諄諄仰見嚴於出處之際其滔滔昧進

固不足以知此然而仁人蒿目其將如蒼生何將毋有
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其意無可無不可不猶愈於甚
耶想惟高明不以狂言動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
一思之勿以人廢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
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為利害之場與刑
名之習耳慶歷所取則令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故
府焚於延火求之畧無可證詢之者舊亦無存者惟閒
學之齋館與仲道義勝淥德誠明四齋為安定舊名餘

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尚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鑱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書與孔子伯魚畫像已軼殆盡比方畧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為傷歎為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耶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校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

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説耶昧者盍少思之嘗謂䇿之先生所以教人得於古之洒掃應對進退知其説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有立於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已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於一方要為徒法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

謂不立文字稽於政在方冊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覯之不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彝向也明於西洛今焉泯泯舍門下其誰取正傾囷自獻庶幾擎而發之毋惜鑪錘痛加藂篇尚祈階以有立免為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於下執者萬丐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録范淳夫集謾備藏史輕瀆至媿程易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所厭飫林擇之書以浼門史丐求端便送之

答尤溪石宰書

某僑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學悉臨下之有本恨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筆承撝謙之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洒然汗背其不肖嗣先人之遺業奪於急禄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頑頓何若新安朱文公張南軒呂博士之賢皆無待而興者其且不敢望其涯涘廼以諸公望之責之共還濂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為律擬人必於其倫某豈不自知

猥欲寘諸爐炭之上荷眷雖厚然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賢者父母之致仕與賢一方幸甚其將命亡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沓遽有霅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國朝人物所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乃荷方今善類牢落之甚如事尚淹遠邑其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何當承晤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禮不敢遵也

答沈縣尉書

道周之别轉首更年緇涤京塵日蔽綦塞思挹清風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耶比者于交游間備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我形穢甚矣健羡健羡何當覿面以釋羣疑其自去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巳疎至日後使淮壖至則冬杪才力短淺不能推廣主恩况巳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

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二萬米六千斛二郡仰賑糶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客徠招餘三千五百戶前此轉徙襄漢以復其田里者不知幾萬家也所以成立祗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再被超躐之寵氣不及定剖竹與受之不辭可無慙色玆蒙警教之辱尤益靦顏顧淮甸時有所發摘者所論薦往往任心而舉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與貴要背馳憤悱之甚歸對之際竊慕

詩人詢謀諏度之旨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論及於蔽欺為此大怒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夐夐方擬求補外於二三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而主上不察遽以輔郡處之得之如昇仙然豈暇他顧諄諄之諭極荷愛予此事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朝家不可謂弱正患衆人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為欺誕國勢日以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覬於孔氏不復贖人之譏以為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于自恕猶幸君子識之

吳興浩穰然實空匱其可不問都鄉互有綿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其惟喜讀書深不好米鹽細故為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雖日强加鞭策如不進何湖學經始於胡翼之先生今惟齋館在爾本朝人物權輿之地文獻無足考者年來法家之學却有師傳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狂瀾既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儻未罪斥尚望為我籌之不徒惠此一方所關端不細也

答定逺于宰書

其向者僑寓延陵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比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愚闇不足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下如左右者𡚁未之得自至封界得左右之治于民得左右之才於郡意謂非茍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正熟復降歎不能已已洎安教備畫條理到合肥郡以語方帥幕屬同

聲交譽如出一人乃知天下未嘗無才亦不在遠竭宿田里失親炙於數年之前為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既不足以仰當期望怱怱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賢見諸小試已有滔滔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已不恥下問某且將北面乃欲有資于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而可效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德之具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煤寸楮將

何自而陳之其匪曰能賢每思益友良朋誠不多遇辱許之以交好覬共由斯道爾請違逾半月矣嚮用何如置中祇被罰誨仍示圖經石刻珍荷其已分遣人督促諸郡只待文書之集便謀歸計儻逃罪戾天中節後遂到濡須不過季夏東矣方睎面命修報徒有依依

答陳同父書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聆謦

欵之音為歟及趨名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
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名籍甚京
師旋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之無虛士
謗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為喜已辱開懷傾寫臨途要
無可道然而別不及面寧無惘惘被教敬審即日冬序
正寒溫侍有相尊候萬福學官秋試遂遺賢者士夫不
能無恨得失有命時運故應然耶向使舉無留才則何
以為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吾

同父之失較之君舉之得亦復何愧沖天驚人之軒翥豈有遲速間哉體用之誨備認高旨其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欵若可識卒之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即以徒善徒法為體用之别體用固如是耶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離器於道以為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

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尚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且日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為實第于事物之

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其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葬議甚韙近過伯恭不遇尚須續報誌銘其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其媿焉多矣妥齋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舉以為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其碌碌素餐强顔留處於朝家無毫髪補未能決去為媿同父望以世道譬如

覓金於窶者何不知我之深耶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差可及物尸素欲何為哉不足為人言之恐欲知何所向爾

答石應之書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為大學者失其養心之地流於異教不過空寂之歸開物成物之功宜無望於賢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于人耶反而求之莫若存其

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向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心源蕩除舊習去小智之穿鑿全吾天之聰明塵掃隨生猶未艾也孝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況小者乎況庶物乎帝典以欽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為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義入神矣其學雖不足以知此嘗

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顧無以人廢言也

與喻郎中書

去歲抵城闉兩侍座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指教實獲我心而恖恖拜違益深怏罔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慢也斗山之仰三秋何足多耶其有愚見敢瀆聽聞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勳在王室不幸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仿彿焚書告訐之風不幾削跡公之

功業泯没殆亡傳馬近鄉人陳傅良秀才識其孫於新昌訪以遺書得公自為墓誌獨書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風掌著作時述名臣傳求公行事一無所得慨憤之極拊几而歎為名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蒐而録之尚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於今後人指摘先賢必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丈及徐侍郎胡侍郎汪尚書四人實為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丈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

與時宰廷爭得疾下世士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丈一人忠獻之甍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旨至用私釀逮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宰為問以實告之於忠獻公可以為無媿矣竊惟伊尹之事非皋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父將安之忠獻出處之詳譔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丁之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丈洎徐侍郎乎有如尊年倦於簡削汪尚書老于文學其背也又嘗為忠獻公所知足

可與共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太尉初無雅故尚為傳益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於前賢懼其埋没乃爾忠獻于郎中丈知已其何辭乎其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尚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實慨然直筆俾後生有述焉其為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為如何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但字君舉必有任責之耳

其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郎中

汪尚書胡侍郎四人尚無恙郎中疏矣汪在一時為
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夫與侍郎丈
俱為忠獻 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浙侍郎不旋踵又去
先大夫為忠獻稾目字侍郎曰稚山去矣其其可留
因與時宰走爭得疾還舍遂弃諸孤思之痛心不忍
復道竊惟伊尹云云倦于簡削知府固大手筆足可
口授書之云云其于侍郎為通家子外舅孫帥亦與
侍郎父子厚善其皆曾參拜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

懼無因而至前重得罪于門下因見為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云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諄復忠厚之意形于外言感服歆歎書不得宣其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型之訓于老成人見之矣甚幸甚幸稟目見賜非所以象賢簡牘章程抑損皆過將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及復榮翰愧汗亡極即日首夏云云某昨者不自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懼忠獻公風節蟠凖天地隱而未見後

生何述伏見郎中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為忠獻
知重知公之事為悉自先子歿忠獻諸公相次淪謝郎
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於
郎中乎以故竊敢薦言所願及時有所記録伏蒙賜報
忠獻家禍皆得之而未詳者茲乃備見首末讀之涕下
天不相道一何至於此極邪條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
諸公為不泯矣意者郎中有所譔述未欲顯行于時某
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常苦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威播

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尚多亡佚況密而不出邪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攷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儇子何卹哉萬幾以身任之毋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葢謹之也雖台意為甚韙其小子何足為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世故老各記所聞諸公施為必多遺闕刓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孝武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實自牛李之黨書之某以為雖非其人未足為害銘志世

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前事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為如何何當摳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囧囧爾友朋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于上達聽聞吁可怪也其玆冒恩寵洊蒙命名實資誨飭揄揚之素知愧知感顧惟學術淺陋前既亡補受爵不讓迄今慊焉人不加賢頭顱可見而復貪榮舍義所不敢也已告廟堂辭之期于得請乃已云云

與喻郎中書

間者遣力入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留俟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欵名誼求猒飫所未聞屬以卧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遇嫌涉瓜李未果如願悵怏殊劇况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懌交至忠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之不喪繄大人是賴生能一其朋類殁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之用端不負知人

之鑒矣承許博諆詢訪廣記備言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為盡善金陵猜問似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闕之際先大夫知其必隙嘗諷忠獻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得之秦氏豈非天邪某曩在閩嶠忠獻之南以嫌雖不入城當時黨禁未嚴泉又福之隣郡二公交情於此加厚乃令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留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尚書補外吾道為有

光矣然善人繼去將如蒼生何其本以興化薦名如聞相期太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今不當復行幾得情乃已爾竢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即日云云

答沈應先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其惡何容盡信諄諄之諭何敢當其所行天下閱士多矣好善篤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為巳安能為人其之自為

若何其何以承感意然開責善朋友之道於此不當有
隐又不知野芹遼豕不見笑于大方之家乎自大學之
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
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
遂皆指為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起
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為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
心悅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謂耳此事甚大既非一
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

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於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於此從事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於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不為無用洒掃進退雖為威儀之一古人以謂

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册其人存其政舉茍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小大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内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事非箪古可道而言之不無覶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為它人道

也喻丈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芻蕘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前事頼以有傳非小補也向聞彼知舊間有方輿記望為經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絶書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之師友之目向來朋友間嘗有見祓者其知非是則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寘人于鑪炭上非所以愛之也毋以驚世駭俗嗣音尚爾敬當回納勿訝其比以莆陽薦名雖辭不得命今不可復去矣尚遲報罷専

圖一見既所欲言

與趙漕書

某聞一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身訥于言而黙其所難言在人之為言無所苟而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當道宣王化以移風俗言之者無罪而又能救其災若居令之職以身訥于言而黙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疾苦不得一聞於上而求息肩于下是亦何

假於令為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乎斯其所以竊不自量而敢言於執事者湖右瘡痍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轉徙則兵荒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財之聚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于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兹邑所罕見比年戍兵屢動蹂踐弗堪重以大冶戰船作屯營於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兹不少休息而又鼠偷侵冦生發不時居草莽

閒無聊生者民羸若此為邑奈何禮法政刑所不暇及其嵬瑣之質于民事本非所長方此效官敢不自盡而當凋獘窘急之次束于簡書撫字之心廢為殘暴禮德之道遷為苛虐民失依賴夫何告哉茲幸自天恭遇其官執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施不忍人之政充博愛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告病以民恐未有陳於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賢下車伊始民之困獘何自得焉可以言而不言其懼不自逃于

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為民深慮藥其彤瘵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待於猥吏之言至于自快其私取容于上攘人之大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近時淺大夫之所為事在其非敢為亦不敢煩執事者之慮瞽言冒進惟執事幸察其心

與王彥恭經畧書

其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絶勢相萬也

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閭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即蒙禮異教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趨事之日雖淺一邑之庇居多旣而台施行部刜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其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撫存告以方藥未幾溯西旋旆獲于東坡江步一瞻台表息息訣去深用耿耿繼於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旣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史顏之厚矣負負何言自惟賦性過疎拙于援上詒怒

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之其間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勢合相忘獨於門牆初無絲髮之補在官則怜懞厦屋既去則恩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為延譽于士夫間其非强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於其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於古之人或可以一二數耳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闡娼賢醜正實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虚名適足為累兼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以為人道哉既沐愛憐

敢布以情承開府畨禺倚眷方渥旋抗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蹈襲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衆人固不識也東坡侍見嘗聞君子餘論以為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贏為君子小人謬為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骫骳藩垣使節其能不為身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況不秪此此何時也而

猶侍祠于外得非明鏡究于醜婦抑厲揭淺深之計固當然邪岳下雅多英儁之遊今無改舊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也㝵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餬口之不繼而單貧無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箠楚患亦足以為樂然性質凡下既無簡書之畏而狂躁之態投閒復作尤一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事省於縣而人命所繫懼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已每一念此如負芒刺益知湛州縣令亦良難台

座政為吏師雅辱憐眷有可見教願與聞之其雖下材
不敢不勉自同衆人敬以幅書通記伏幸台察

浪語集卷二十三